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目録卷一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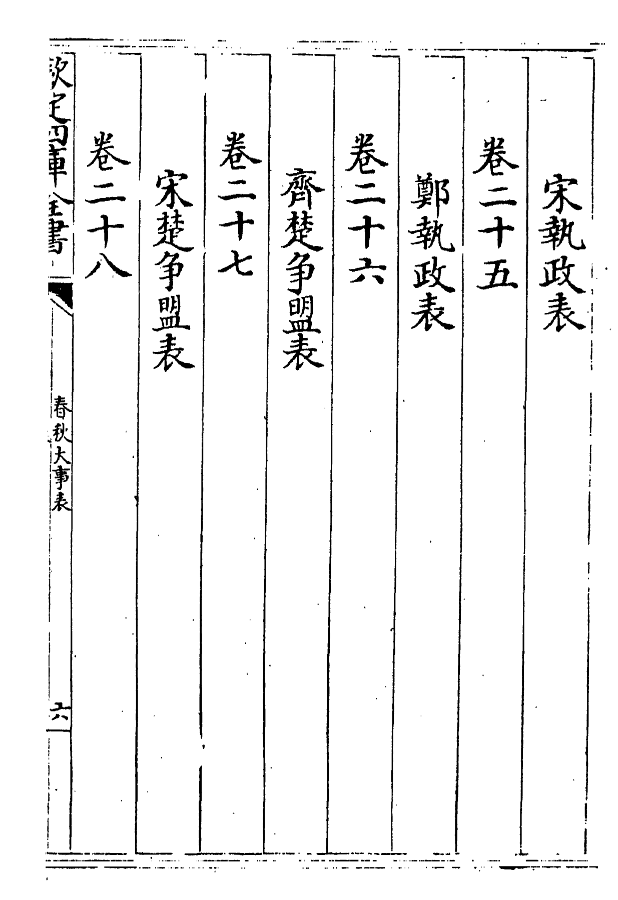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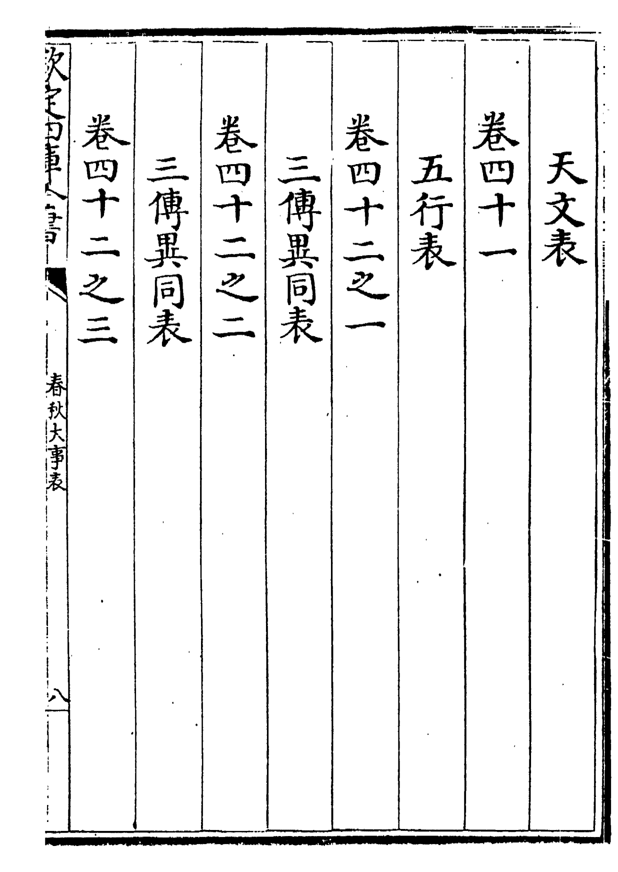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李桊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春秋大事表目録　　春秋類



晉楚交兵表
卷三十三
吳楚交兵表
卷三十四
吳越交兵表
卷三十五
齊魯交兵表
卷三十六



三傳異同表

卷四十二之四

三傳異同表

卷四十三

闕文表

卷四十四

齊紀鄭許宋曹呑滅表 齊滅紀始末 鄭滅許始末 宋滅曹始末

卷四十五

亂賊表
卷四十六
兵謀表
卷四十七
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
卷四十八
杜註正譌表
卷四十九

臣等謹案春秋大事表五十卷附錄一卷偶筆一卷輿圖一卷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

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
曰長歷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
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
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
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迹拾遺曰魯
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
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
曰五行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呑滅曰亂賊

曰兵謀曰引據曰杜註正譌曰人物曰列女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附錄則皆諸表序并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刋板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仿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

叅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叅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公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歴退一閏者不合葢厚耀之書棟

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云乾隆四十六年

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大事表卷一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時令表

春秋開卷書春王正月議者紛然蔡氏尚書傳既主不改時改月之說而文定傳春秋又謂夫子虛加春字於月之上謂周本是冬十一月夫子特借以明行夏時之意是皆攷古未核惑於冬不可為春之疑遂

至輾轉相誤也後漢書陳寵傳有曰天開於子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地闢於丑地以為正殷以為春人生於寅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是子丑寅三陽之月皆可以言正皆可以為春明矣而謂周有天下更姓改物於履端初始稱冬十一月以號令天下一年之内首尾皆冬非所以一天下之視聽也周既不改時月矣而謂夫子為周之臣子改冬為春改十一月為正月戾王朝之正朔改本國之史書尤不可以訓也今試

以經文最顯然者証之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若是夏正則震電不為災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若是夏正則無氷不足異矣葢自王朝之發號施令列國之聘享會盟與史官之編年紀月較若畫一其餘田狩祭享猶用夏時如蒐苗獮狩禴祀烝嘗則以夏時起事而易其時與月之名若桓四年春公狩于郎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是也此皆其歴歴可見者而傳文内間有一二從夏正者葢亦有故隱六年冬宋人

取長葛而傳書秋劉氏敞謂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
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致與經錯異可
見當時諸侯亦不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
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各行其祖正
朔先儒謂宋行商歴晉行顓歴顓歴即是建寅故傳
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若卜偃與絳縣老人之
言可証也要自其國通行已久習俗使然三代原所
不禁而其告於王朝則一禀周之正朔左氏特採録

列國之私史其史官之紀載未經改正故致偶見此一二耳無容以為不改時月之驗也其經文則與尚書符合斷然周正無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夫子未筆削以前魯史原名春秋可見以春首時片言破的諸儒無所置喙矣輯春秋時令表第一

經文

隱元年春王正月	隱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王周正月

孔氏穎達曰夏以建寅之月為正商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月改則春移

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說夏時

左傳秋宋人取長葛

劉氏敞曰左氏作秋杜云秋取冬來告非也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據劉氏之說則當時諸侯亦不

雹庚辰大雨雪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未可以發既已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汪氏克寬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故建辰之月雨雪為書也

左傳書時禮也

杜註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皆夏時也

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張氏呂寧曰周春正月夏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時書以譏遠

胡傳周禮仲冬教大閱書八月不時

張氏呂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冠月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初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只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夏之時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春秋是魯史決不改周正

盡用周正孔氏穎達云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故杞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愚謂此是宋事赴告或當用商正耳先儒謂宋行商歷晉行顓歷顓歷即是建寅故傳書晉國之事多有從夏正者

異然荀實建辰之月則震雷不必書矣

朔

張氏洽曰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為天統

熊氏朋来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氷若夏之春正則解凍矣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大

抵周人以夏正並行豳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

桓八年春正	月己卯烝	杜氏預曰左傳閉蟄而烝閉蟄係建亥之月此正月是夏之仲冬月何為不得
桓八年夏五	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張氏以寧曰周五月夏之春三月也穀
桓八年冬十	月雨雪	左無傳杜註今八月也書失時公羊曰記異也何休註今八月未當雨
桓十四年春	正月無冰	公羊曰記異也何休註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溫也
桓十四年秋	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胡傳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張氏以寧曰

恐非以不時書為下文五月復恐見瀆書也

張氏呂寧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莊七年夏四

梁皆主夏時此誤也

莊七年秋大

雪此陰氣太盛兵象也

張氏呂寧曰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月令八月也穀梁范甯註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此直以冬為冬亦穀梁主夏時之一証也

莊十七年冬

莊十八年秋

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莊二十五年

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何休公羊註曰周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刈狼注主持衡平俱不見是法度廢絕滅信凌遲之象

水無麥苗

杜註周之秋令五月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

孔氏正義曰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而知麥苗別者蓋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知熟麥

多麋

杜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張氏呂寧曰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害稼

有蜮

張氏呂寧曰漢五行志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接盛暑為夏之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而書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曰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杜註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

莊二十八年

冬大無麥禾

杜註書于冬者五穀畢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種之曰稼禾始生曰苗

莊三十一年

冬不雨

張氏洽曰莊公無閔雨之

僖三年春王

正月不雨夏

四月不雨

僖三年六月

雨

高氏閌曰周六月夏四月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辛未實七月朔因置閏失所誤以七月為六月故左曰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

僖十年冬大

雨雪

張氏呂寧曰周十月也孟

計食不足而後書

張氏呂寧曰冬周十月也豳風十月納禾稼故曰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穀梁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趙氏鵬飛曰正月令之十一月四月令之二月此時不雨無害于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冬水始冰地始凍書大雨雪寒甚過度也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令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

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左無傳杜以長歷推之知為十一月經書十二月誤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左無傳杜註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為災

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

孫氏覺曰蝝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于夏而蝝生于秋一歲而

成元年春二月無冰

杜註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温

孔氏正義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則是竟春無冰此

亥月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為異

成七年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案穀梁謂冬

也周十一月夏之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所以為災公羊傳書不時也何注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

張氏呂寧曰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今十月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黃氏仲炎曰

再見故謹志之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蝝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案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且生而不為災亦無用書矣

亦應終一春無氷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今之十二月寒最甚此月無氷是終無氷矣

無為雩此亦誤以為夏正之冬若周之十月為夏之八月不得不雩也所譏者僭天子大雩之制耳此亦穀梁主夏時之一証

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

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

襄二十八年春無氷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冰

左無傳杜註記寒過節 孔氏正義曰正月是今之仲冬十一月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氷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正月非所用郊也何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非郊時故加用字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强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也

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杜氏預曰周十一月夏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孔氏正義曰經言十二月

杜註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仍復建子得以無氷為災而書 張氏呂寧曰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不書正月疑脫文 湛氏若水曰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

公羊傳曰記異也何休註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也 杜氏預曰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范氏寗曰建酉之月隕霜殺菽舉殺豆則殺草可知

哀十二年冬
十有二月螽
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哀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
杜註冬獵曰狩

而傳言十一月令杜以長歷推之知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不止再失矣

之月氣方寒正鑿氷之時故以無氷見異

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預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失不置閏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火伏在今十月九月初尚温故有螽

張氏呂寧曰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火星既伏蟄蟲

孔氏正義曰釋天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

皆畢天之見異也

左傳

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杜註四月今二月也秋今

桓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

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杜註周正月今之十一月之一日冬至也 張氏呂寧曰周之春夏之

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云其九月十月之交

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孔氏正義曰以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為令之夏謂令之五月也張氏呂寧曰後世隋人因陳亦用此法蓋臨期不能盡得故先時芟蹂之也

杜註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為夏之四月萬物待雨而大故遠為百穀祈膏雨始殺建酉之月為夏之八月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建亥之月為夏之十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故

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杜註夏之九月周十一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夏之十月定星昏而

冬也至日在周十一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杜註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

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歲云秋矣我落

烝祭宗廟
張氏呂寧曰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故日不時

成十年晉侯夢大厲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

中樹板榦而興作南至微陽始動而息

襄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

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傳於子蟜之卒也（在十九年）將葬

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按卜偃對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謂晉行夏時此其証也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

其實而取其材

杜註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

案傳云九月壬戌戰于韓原即于是日獲晉侯而經書十有一月壬戌杜註云經從赴非也傳之壬戌即是十一月之

獻麥

杜註周六月夏四月麥始熟

案此傳紀晉事亦用周正蓋三正之通用如此

縣人與於食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

公孫揮與裨竈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

藏冰 註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西陸朝覿而出之 註謂奎婁昴畢乃西方之星奎星朝見東方夏三月周五月日在昴畢出冰而用之 張氏曰寧曰夏三月周五月周正也

壬戌但傳因晉之夏正而稱九月經自用周正而書十一月耳左傳紀晉事與經文前後多差兩月者此類是也若以為從赴則晉之至魯路程不須兩月魯史所書當從使人所稱見獲之日書之決不以赴到

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杜註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謂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張氏呂寧曰按老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

可以終歲

杜註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

之日書也晉使至魯豈有不告實期而遲其月日至兩月之久乎況傳文明有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則十一月已是復國之期無緣反以獲告也杜註丁丑是月二十九日愚考之當是月三十日

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

案絳人所稱正月是夏正月亦晉行夏正之一驗

又案正義云應當七十四年而云七十三年者案文十一年正月

葢此十一月即是明年周正月以經文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推之自戊申至丁丑恰好是三十日葢傳紀晉事即用晉之月數耳晉行夏正此傳尤彰明可見又據此則傳所云九月壬戌竟是夏之甲子朔為夏之正月是其年三月也此年之二月癸未是夏之十二月年尚未終故云七十三年据此則古本俱作二月癸未張氏未及考正耳

九月無用謂夏之七月孟秋也況夏之七月亦尚非落實取材之時尤易明曉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唯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註建

昭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曰夏五月火始昏見註大火心

昭十八年六月鄅人入鄅傳鄅藉稻鄅人襲鄅杜註鄅君自出藉稻蓋履

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杜註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

正月朔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日過春分而未夏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辰月於商為四月亦建辰月於周為五月亦建辰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月五月之交其宋衛陳鄭乎杜註夏之八月辰星見在

星建辰之月始昏見丙子風云云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張氏呂寧曰大火昏見夏之三月也今經書五月周五月夏三月也周正也

行之正義曰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種稻之時其君自出觀行之藉猶藉稻履行之義

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傳特具于此以正歷之失正義曰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自此至往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

杜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于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荅言在此月也言此六月當春分夏至之中為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天漢西令孛星在辰西光芒東及天漢張氏呂寧曰傳稱八月而經書冬周之冬夏之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梓慎之言改月明矣

為章首故云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歷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而傳于八月之下乃云閏月戊辰殺宣姜是史官誤置閏于二月之後故致以正月為二月也

案周若不改時月豈有春正月冬至之

理乎合之僖五年春秋之用周正益信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註五月建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吳其入郢乎入郢必以庚辰

昭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

哀十七年夏六月傳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帥

辰故曰已過春分之節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按經書夏五月而傳云日過分僅過春分之節則周之五月為夏之春三月亦周正也

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讁杜註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令之十月日月合朔于辰尾而食張氏呂寧曰按此亦周正也

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非其任也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云云書以效諸劉

武城尹吉子西子公孫朝使師師取陳麥遂圍陳秋七月已卯滅陳乘周六月夏之四月故尚有麥秋七月夏之五月也

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

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必有大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于大陸還卒于

甯庚寅戕宋
仲幾不受功
云云城三旬
而畢

案此兩年傳
文啖氏助以
為重出信然
愚謂此晉行
夏正之確然
可據者葢昭
三十二年之
冬十一月即

是定元年之春正月冬十一月之己丑與春正月之庚寅本是相連但晉史用夏正而謂之十一月魯史自用周正而謂之春正月左氏因兩載之中間失于刪定故致有此重出耳葢魏舒以正月辛巳日為會

南面以令諸
侯之大夫次
日即以役事
交付韓簡子
而自往田于
大陸火田并
見燒還卒于
甯中間不過
一兩日事晉
去周不遠聞
魏舒卒即馳
范鞅往代已
丑士彌牟書
役庚寅即栽
設板幹俱是
范鞅既到後

事故宋薛爭役而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也以十日內事而左傳劃作兩年中間日數參差布置而實脗合則晉行夏正與周正前後恒差兩月左傳兩載之此尤大彰明較著者

正義曰長歷辛巳是正月

七日庚寅栽是正月十六日宋仲幾不受功當即于栽時不肯則執宋仲幾亦當于此時而經書于三月者當是既栽以後執以歸晉後知以為非義至三月乃歸于京師故諱其歸晉不告而以三月初執告

也傳稱正月庚寅裁三旬而畢是定元年始城而經書于去年冬者晉本以城事名集諸侯故因其集而遂書城蓋周史應書其起役與成功之日而各國自宜書其名集之日云為其事其事故先于傳兩月也

但傳所云冬非經之冬傳之冬十一月即夏正之春正月合之定元年傳較然可見經傳俱書冬讀者最易混看今合兩年傳文考之則晉之行夏正確有明據而周之改冬為春亦不辨自明矣

又案經文此

條下書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杜註以己未為十二月十五日據今傳隔斷處推之則日月俱誤若牽合二傳為一篇則自十二月十五日己未隔二十三日為辛巳是正月七日又八日為己丑是正月十

五日庚寅為正月十六日日數俱合但晉史用夏正而謂之十一月耳益知左傳此篇錯簡之說可信而晉之用夏正亦可互見

春秋時令表後旁通諸經 計七種

毛詩

唐風蟋蟀篇	
豳風七月篇	十月蟋蟀入
	九月築場圃
	二之日鑿冰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毛傳曰蟋蟀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疏正義曰戶內戶外總名為堂七月篇言蟋蟀九月在戶此言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至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毛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

我牀下 至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正義曰曰為改歲者以仲冬十一月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

至 其始播百穀

正義曰上塞向墐戶是治都邑之屋此治野廬之屋朱註云所以于茅索綯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不暇為此也據此書于十月之下則

沖沖 至 獻羔祭韭

案二之日夏十二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也以是為鑿冰藏冰啓冰之節月令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荐寢廟是豳風以夏之二月為四月

在堂謂在室户之外九月可知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亦是九月之事九月歲未為暮而云聿暮者言過此則歲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張氏呂寧曰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

四月也案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以夏之正月為三月矣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一者避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

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案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于十月之下即云穹窒熏鼠曰為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為歲首不

此時已是以十一月為來春矣可見三正原自通行夏時原不禁豳之用子正也

矣周之改正不待有天下時為然也

為歲暮周正也愚又案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三十日為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為歲將暮十月為歲除是以十一月為歲首之明証也

壬辰旁死魄葢此時未革殷命猶從舊號實昉于此張氏曰寧以豳風皆從夏時不引為周家建子之証葢亦未悉此義

待註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十月滌場至

小雅采薇篇

出車篇春日

杕杜篇日月

六月篇六月

萬壽無疆
朱註云十月農功已畢歲晚務閒豳風相與盡其忠愛躋公堂稱兕觥而申來年萬壽之祝是亦十一月為歲首之一証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鄭箋云十月為陽時純坤

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張氏呂寧曰諸詩皆屬周正無異詞獨此一章有不合盍周正雖改而夏正之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猶不能忘而稱道之

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鄭箋云十月為陽遑暇也
張氏呂寧曰陽月而婦人思望其夫者以初時云歲亦莫止亦以十月為歲莫此篇征夫可以歸而不歸故婦人思之也亦周正也

棲棲戎車既飭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張氏呂寧曰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獵狁入寇時也
案此係張氏新說非毛鄭舊說也然極有理六月盛暑北番弓矢

詩篇	原文	按語
正月篇正月	繁霜我心憂	
十月篇十月	之交朔日辛	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為陽月　張氏以寧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周以夏之十月為歲莫以十一月為歲首也
四月篇四月	維夏六月徂	呂氏云見三正之通于民俗此皆述民俗之詁言非史官之紀事也
小明篇我征	徂西至于艽	
周頌臣工篇	嗟嗟保介維	俱朊故歷代書防秋則此云夏之四月者較是

傷
毛傳正月夏
之四月
鄭箋云建巳
純陽之月而
霜多恒寒若
之異傷害萬
物故心為之
憂傷
案此正月夏
之四月周之
六月也

卯日有食之
亦孔之醜
鄭箋曰周之
十月夏之八
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
而日食為陰
侵陽臣侵君
之象又日辰
之義日為君
辰為臣辛金
也卯木也又
以卯侵辛故
甚惡也孔疏

暑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冬
日烈烈飄風
發發
毛傳徂往也
季夏六月火
星中暑盛而
往矣
此篇毛鄭及
孔疏皆主夏
正説而張氏
呂寧必欲強

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二章
昔我往矣日
月方除曷云
其還歲聿云
莫三章昔我往
矣日月方奥
曷云其還政

莫之春至命
我衆人庤乃
錢鎛奄觀銍
艾
鄭箋云周之
莫春于夏為
孟春諸侯春
朝周孟月故
于周之晚春
遣之勑其車
右保介以時
事當歸勸農

曰一食而有二象

張氏呂寧曰下文云爗爗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時而震電見焉亦為變異此詩亦周正也

從周月周時甚覺費力蓋周正只王者之發號施令史官之編年紀事不得不用之至撫時道景則恒從夏正蓋此為切近便于人情而易曉如詩之咏春只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不得以為周之春為夏之十

事愈慼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張氏呂寧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令則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

趨時也

孔疏云知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知此為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耕期已逼故勑其車右以時事歸即耕田是也

張氏呂寧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雖麥將熟其為夏

一月也此日秋日凄凄百卉具腓若周之孟秋為夏之五月日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若周之孟冬為夏之八月豈有此景象乎張氏所云民俗之話言時有雜出者于出車篇既言之何于此篇而必欲強從周正

憂而且苦也日至者據已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奥奥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隩我之始

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年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於經傳甚多況其曰如何新畲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言于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之

致為此牽强
費力之説也

往亦自謂其事嗟嗟保介
時即歸何至即月令孟春
令歲將莫而祈穀天子載
尚未得歸至耒耜措之于
九月采蕭穫保介之御間
菽以為卒歲皆夏正孟春
之用也葢小事也若待建
明大夫以夏辰之三月始
十一月始發治新畬始庤
祖西以十二錢鎛不亦晚
月至于艽野乎將受厥明
至明年之九乃期之之辭
月尚未得歸非即時賦物
經歷踰年之之比不可以
久所以憂也文害辭也則
此詩首尾相此莫春為夏

應次序甚明之正月信矣與周正合若案張氏此條以夏正二月發明鄭孔周而說則仲春正之說亦極非歲首不得精以為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至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為離歷寒暑也案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

若毛傳以方奥為二月之初訓奥為燠則二月尚未可云燠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為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燠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為

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為周正則此二月為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尚書

虞書舜典篇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蔡傳虞夏皆建寅此正月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正月同上前以攝位告此以即政告也

大禹謨篇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正月同上建寅夏正也

商書伊訓篇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大甲中篇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

謂建寅之月
也

奉嗣王祇見
厥祖
孔傳曰此湯
崩踰月太甲
即位奠殯而
告
孔疏曰殷家
猶質踰月即
改元年以明
世次不待正
月以為首也
周法始以踰
年即位
案商家建丑

歸于亳
孔傳曰湯以
元年十一月
崩至此二十
五月三年服
闋
孔疏曰周制
君薨之年屬
前君明年始
為新君之元
年此殷法君
薨而新君即
位即以其年
為元年湯以
元年十一月

此十二月乃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蔡氏書傳以元祀為太甲踰年即位改元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據此以為商周改正朔不改月數此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張氏呂寧曰改正即

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期至十二月服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張氏呂寧曰若以元祀為踰年即位改元之年則方其改元既已踰年矣又加以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為四年而非三祀孟

是改月商改子明言三年復歸于亳非夏正以十二月為正月周四年也而況改商正以十一月為正月營桐之舉乃人臣之大變子正以夜半為朔丑正以雞鳴為朔寅正以平明為朔烏有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之理乎可謂片言破的矣又曰虞夏受禪皆以正月行事至商不得已之事伊尹周幸其君之終喪而急迎以歸故不待歲首正月也由是以觀伊訓之元祀非踰年改元之年而十二月為商之十二月夏之

周書泰誓篇

惟戊午王次

牧誓篇惟甲

武成篇惟一

厥四月哉生

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為正月人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必書元今于歲首但書冬十二月而不書正則是商一代皆無正矣何以號令天下整齊萬國乎

十一月信矣

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
津
孔傳此周之
孟春
孔疏知是周
之孟春建子
之月者案劉
歆三統歷以
殷之十二月
武王發師至
明年二月甲
子咸劉商王

于河朔
孔疏是周之
正月二十八
日
漢書律歷志
周師初發以
殷十一月戊
子胲後三日
得周正辛卯
朔𦙶明日壬
辰又明日癸
巳始發戊午
渡孟津孟津
去周九百里
師行日三十

子昧爽王朝
至于商郊牧
野
孔疏周之二
月四日
案此為周之
二月四日夏
之十二月四
日也

月壬辰旁死
魄越翼日癸
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
戊午師渡孟
津癸亥陳于
商郊
孔傳曰孟津
至朝歌四百

明王來自商
至于豐乃偃
武修文至越
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
孔疏伐紂之
年是周正辛
卯朔二日是
壬辰三日是
癸巳發鎬京
始東行二十

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張氏呂寧曰案後世改用周正如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南至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至肅宗又以子月為歲首以斗建紀

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正義曰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日三十里蓋特言師行之大法耳案書明言癸巳王朝步自周是正月三日初發無疑也漢書律歷志泥于師行日三

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孔疏曰戊午之明日猶誓于河朔癸亥巳陳于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案此一月即泰誓十有三年春之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不曰正而曰一者此時武王初伐商未革殷命

八日戊午渡河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為二月四日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巳丑朔哉生明謂四月三日其日當是辛卯丁未祀于周廟是四月十九日越三日庚戌柴望是四月二十二日以正

月行之僅一年而止俱不改時史亦未嘗書十一月為歲首也則此春為建子之月周改子月為春正月必矣漢唐諸儒俱無異辭蔡氏以為孟春建寅殆未及聞朱子晚年之定論故有是云也

十里之言以為殷十一月戊子日初發自戊子至戊午凡三十一日而行九百里明與本文癸巳日背謬當以孔氏之言為正

未改正朔故但曰一月

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連閏凡歷五月案此為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

金縢篇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張氏呂寧曰案豳風夏正云八月其穫則此云秋者為七月于夏為孟秋于周為季秋也又八月雷乃收

召誥篇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望後六日乙未為二十一日

張氏呂寧曰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至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洛誥篇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

案此三月即召誥之三月

聲雷電以風亦為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豳風言十月納禾稼春秋書冬大無麥禾亦謂十月蓋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為歲終會計歲事皆于十月此篇書秋不書月以七月于夏周皆秋無俟乎

此二月既望為夏之十二月與小明詩二月初吉同義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于周非春也

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案此即洛誥所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也丙午朏是三月三日戊申是三月

孔疏曰周公以乙卯至洛是三月十二日丁巳用牲于郊是十四日戊午是十五日甲子是三月二十一日用書謂賦功屬役之書

夏之正月也名誥言周公以乙卯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為三月十五日此云始生魄月十六日者郊社禮已畢規模大定然後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次序正是相應此十六日當是巳未

書月也春秋書冬不書月以十月于夏周皆冬亦無侯乎書月也然則此篇所稱亦周時也

五日甲寅是三月十一日乙卯是三月十二日孔疏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張氏呂寧曰孔氏以周之三月為農時是夏之正月也

四方大會之時再隔六日即是甲子即用書命邦伯賦功屬役互文參錯以見義當合二篇日月參觀之孔疏曰始生魄月十六日是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其為巳未無疑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云

孔傳云致政在冬追本其春來至洛案此乙卯即名誥之乙卯三月十二日也致政在冬以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在十有二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云云至在十有二月

孔傳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孔疏云自此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孔傳周公致政明年之三月

正義云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

多方篇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奄與淮夷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張氏呂寧曰

顧命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孔傳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

案漢書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

月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追本其春來至洛三月而謂之春明是夏之正月若夏正三月于周已名仲夏不名春矣

以下周公歸政成王之事也周公攝政七年之冬王受周公誥即東行赴洛以十二月晦戊辰日到新邑明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故加文王武王騂牛各一也後又總述之言

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周王命告殷多士是也

張氏吕寧曰此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

此亦周正也五月不繫之夏者五月于周非夏也

文此劉歆説也孔以為十六日不與歆同又下文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病已多日至甲子乃發命耳孔以為十六日即是甲子者亦未是經文無越幾日之文則篇中日數皆不可臆斷

張氏吕寧曰

周公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攝政凡七年矣又曰周十二月是建亥之月戊辰是其晦日明月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案此烝祭在歲首則周改冬為春改子月

四月夏二月也金縢書時不書月名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葢周以子月為正于夏正有兩月之不同而夏正前代行于民間已久而正月正歲又自有參差之不齊故于時月日之書皆不相繫

為正月信矣

以一臣民之視聽使之不惑此周一代之書法也

易經

臨卦彖曰至于八月有凶

王弼註八月陽衰而陰長故曰有凶

案八月何氏以為從周正建子陽生至

說卦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正義曰兌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

建未為八月朱子本義前說從之而褚氏又以夏正建寅數起至建酉為八月朱子後說亦兼用竊意前說用周正為是易之教見微知著未月一陰初生正所謂履霜之始于此曰有凶示人當抑陰于方萌若

張氏呂寧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不曰兌正秋而曰兌孟冬于理不可也此與魯史奉周正朔而書之以紀事者自不同

待夏正建酉之月則陰已盛長無佚聖人之垂戒矣至張氏呂寧謂文王商之臣子當用商正以建申為八月同孔氏說以用周正為僭號稱王此恐太拘泥三正原通行不禁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數

又何有于文王時而必用商正也

周禮

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鄭注歲終謂周季冬

賈疏知是周之季冬者以朔日

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

鄭注周正月

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

萬民觀治象

鄭注正月周之正月以周正布治至正歲建寅之月又書而縣于象魏也賈疏知正月是周正者以下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正歲建寅故知此是建子之月

正月始和布教是周正月至令歲終考之是盡一歲十二月之事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後凡言歲終做此

賈疏周禮凡言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

已上周禮正月是用周正夏十一月也

大司徒正歲令于教官曰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

鄭註正歲夏正月朔日

張氏呂寧曰

朱子所謂周

淩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鄭註正歲季冬大寒冰方盛之時凌冰室也三之者

備消釋

賈疏周雖以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鄭註稼政月令之孟春所云修封疆審端徑術之屬也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鄭註中數日歲朔數日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是已

建子為正行事則皆用夏之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猶未堅也

若今作歷也

鄭註四時于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若志淫行辟則以政教化正之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正歲則行事歲終則獘其事

小司寇歲終則令羣士計獄獘訟登中于天府正歲率其屬而觀

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注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順民心弊斷也歲終則計其吉凶然否多少而行賞罰

刑象

鄭注上其所斷獄訟之數書于祖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

張氏呂寧曰淩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小司寇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眡祲先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夏季冬也所謂猶自夏焉者也

已上周禮正歲是用夏正夏之正月也

禮記

明堂位篇魯君孟春乘大輅建弧韣祀帝于郊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雜記篇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

郊特牲篇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鄭註歲十二月謂周正建

鄭註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
張氏呂寧曰建子是十一月而謂之孟春建巳是四月而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爲春明矣

之也

鄭註周正月建子之月七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欲以兩至相對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也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大祭宜用首時應禘于孟月于夏

亥之月夏之十月也

孔疏知是周十二月者以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云十月納禾稼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此經文據周正故爲十二月

是四月于周為六月傳記禮之所由失

張氏呂寧曰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為冬也建午之月夏至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至以周五月不為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為

冬而以為春亦明矣

案此篇言七月而禘獻子為之為禮之所由失則禘宜在季夏六月明矣周之六月夏之孟夏四月也祭宗廟宜用首時禘應于孟月所謂祭享猶自夏焉也二篇相為表裏而此篇之

言證周改時改月尤明白

論語

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至詠而歸

何晏註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桼此莫春則明是夏正何註亦謂季春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張氏呂寧曰夫子明言行夏之時有夏之時則有商周之時朱子謂周實是改

之三月而張氏呂寧必欲強從周時據項氏安世說引漢志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蓋點欲以農事為國故指

冬為春改十一月為正月夫子只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若周元不改時月則夫子亦不須告顏淵以行夏之時矣

孟春祈穀之事言之亦用世之事牽强特甚夫夏正通于民俗撫時道景非夏時不能切近人情如詩咏春日遲遲不可謂是周之正月秋日曰淒淒不可謂是周之七月冬日曰烈烈發發不可謂是周之十月

此莫春若以周時言之則是夏之正月也豈有風浴之理乎此不必強同者也

孟子

梁惠王上七八月之間旱

趙岐註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朱子集註同

滕文公上秋陽以暴之

趙岐註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離婁下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七八月之間雨集

趙岐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朱子集註同

告子篇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趙岐註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朱註夏令曰十月成梁盖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

趙岐及朱子俱無註愚案此冬日夏日當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二三四月豈宜飲水乎

案春秋周正夏正紛如聚訟宋儒既有冬不可為春之疑而主周正者又於經典一二偶不合之處必欲强以同之是自尋破綻是以後人益增惶惑靡所適

從愚謂改正朔即是改時月周斷無稱冬十一月爲歲首之理王者之發號施令與史臣之編年紀事自宜畫一斷無不用周正而反從夏正之理惟民俗話言習于夏正已久偶有雜出者在三代原所不禁如毛詩用周正而春日遲遲與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則不可以周正言以撫時道景于夏時爲切也論語行夏之時明言周家改時而莫春曰春服既成孟子通篇用周正而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俱

不可以周正言以飲食日用于夏時為宜也惟不必一一强求其同而正無害其為同因得張翠屏先生定本附列于時令表之後其未備者增入之其强合者駁正之而後學者于諸經通達無礙無齟齬不合亦無勉强求合之病而春秋王正月之為周正益瞭然無疑矣其于經學未必無小補云

時令表附録

余纂春秋時令表集春秋經傳證明周家改時改月以駁文定夏時冠周月之誤已經七年乾隆辛酉於鄧悔廬年丈處得覯元儒史文璣先生管窺外篇其論周家正朔月數與愚見脗合不禁先得我心且其所引陳定宇張敷言二家之説詳明確當真足薈萃諸經疏通隔礙而史先生之折衷尤核讀此則凡尚書毛詩周易周禮禮記論語孟子

所言時月參錯不齊悉與春秋相通不煩牽就扭合不似蔡氏解書主不改時月之說遂置春秋于不問也謹備録其說於左

史氏伯璿曰月數之說朱子孟子註以為改蔡氏書傳以為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數是自寅月起數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起數葢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為一代之正朔

以凜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則蔡氏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惟陳定宇張數言之論最為分曉

陳定宇曰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孟子左傳後漢書陳寵傳極為明著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侯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朔必是時也僖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為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公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月為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為異而紀之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為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為異而紀之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猶按夏時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于卯辰之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白曰天以為正周以為春註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為正殷以為春註云今十

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令正月也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言春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為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攷之不審安得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夏熱之宜則惟夏時為然夫子欲行夏時葢答顏淵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

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于一偏明矣

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二月正蔡氏主意之張本陳氏既不於彼處辨之及至此處辨論又無一言及彼惟張敷言之說可以補陳說之缺今存於後

張敷言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間者伏讀春秋至王正月而竊得其

說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别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别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謡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考之老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

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俱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執事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何故都不致詰即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必改其朝覲聘問須朔授時凡筆之于史冊者即用時王月數其民俗之歲時相與之詁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

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没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録終不能曉然相通以袪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為正為一月信矣以為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月便可祈穀上帝便可犧牲毋用牝也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凌人正歲十有

二月令斬冰最可考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為權宜得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祗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服喪旼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之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

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何足取法葢秦以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及獻公之世是時纂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耿滅霍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暇毀冠裂冕更姓易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據而春秋王正月

之一詞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

史氏伯璿曰張氏之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說之缺故備録之於此云

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又言惟十有二月朔是商雖以丑月為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說極

有理所礙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或正以此破張氏故及此蘇氏謂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宜在伊尹而有之此是據周禮以律商耳三代之禮至周大備踰年改元至周始定此制夏殷時未嘗有也二孔傳疏云殷家尚質踰月即改元以明世次周法始以踰年改元已于伊訓明言之蘇氏推周制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名公名公親與周公同僚為周公所敬信豈知禮反不及蘇氏邪是皆未得為至當蔡傳引秦正為不改月數之證張數言已辨之或

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煞意者平王于遷洛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併改月數以合之愚竊以為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礙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為此說葢欲為蔡氏剔撥此礙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論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可取信來世今但以臆度傅會未得為定論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意於此邪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云秦建亥矣且秦史制書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此一段係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於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寅月起數者矣周既亡矣則建

子之正已不得為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數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據也

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葢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

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麰將受厥明葢言莫春之時麰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麰麥將熟則是建辰之月夏正之莫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意則其攷之固不審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

豈三代奉天之政乎此一段俱蔡氏之言

史氏伯璿曰四時改易冬不可為春之疑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顔子問為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之春則夫子何必曰行夏之時哉至於鄭氏箋詩葢亦

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致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辨而自解析矣葢詩為歌詠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工一篇為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必欲拗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為不改月數之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

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

史氏伯璿曰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為子月蔡氏不從

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

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耳時王正月在周

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

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

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

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皆以寅

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為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為天正地正建子為正建丑為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歷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辛夘朔子月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已未

冬至正月二十九日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旁生霸越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史氏伯璿曰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傳則此尤為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證據之比讀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

臨卦彖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為自子月數起當是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言於後終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録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為臨彖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陵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則變則二陰長而漸盛故其凶在陽況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

為臨陽避退則為遯陽在上示下則為觀然則避退可以言有凶在上示下不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别取義明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為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觀無凶明甚卦辭又文王所繫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周公一之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年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論援

據似覺平正確實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詰紛然暇日
裒集諸說一處仍疏已見於後以俟有道而就正焉

已上俱節錄
管窺外篇

愚按史先生及張陳二家之說可謂精心考究然
尚有一二未盡者愚請得而折衷之張謂晉獻公
時未敢遽用夏正卜偃對君只沿民俗之通稱此
猶是以常見拘泥晉實是行夏正看僖十五年韓
之戰及昭三十二年城成周與經所書先後俱差

兩月經用周正傳因晉俗而用夏正此便瞭然杜預載汲冢書記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為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篇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之所不禁看豳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周有天下遂定為正朔但不曰正而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

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文王於殷時彖易於臨卦曰至于八月有凶亦用子月起數八月為夏之六月夏殷時不禁亟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啓之罪狀有扈氏只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孔子大聖人為周之臣子不當教顔淵以行夏之時矣當日答顔淵只是現在侯國有用顔子為政者便當行此數事非必謂代周而有

天下更姓改物然後行夏之時也孔子時不比孟子時以扶起衰周為念若謂百年之後代周而王者當如此則孔子教顔淵乃是懸空説話不是現在可行之事豈聖賢啇略治道之旨乎可見當時原是通用在聖人亦看得平常又何疑于晉之用夏正也呂氏大圭以為孔子答顔淵行夏之時謂顔子得志行道改革天命當如是爾如使顔子未能改革天命則亦將從時王之制不得擅用夏時其説太荒唐顔子當日是布衣豈有改革天命之理彼葢未知夏殷周三正原通行故耳其謂秦以寅月書正第以

十月為歲首亦未然彼第見呂不韋作月令用夏正故云然不知秦亦改時改月亥月竟稱春正月至寅月已稱夏四月矣沿至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武帝太初定歷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五星聚東井致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隅宮相望金水二星

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錯因
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為夏正之十月則日
躔析木之次與鶉首秦分隔離七宫金水無會聚
之理秦之改時改月無所見此一條其大彰明較
著者也詳見唐顔師古漢書高帝紀注及宋劉攽
貢父說中顔劉俱在史前而史援引張說未及辨
正可見考核精細之難也
又案秦時置閏俱稱後九月葢是時歴法不講不

知隨時置閏之法都堆積在歲終春秋末年已有此病此亦秦改時改月之一證也秦史只稱為閏十二月漢太初以後追改為後九月耳

春秋大事表卷一